

# VISION

經典閱讀 思想掌舵

---

置身知識與資訊的汪洋中，讀經典讓我們站穩腳步，不輕易隨波逐流，或被浪淹吞沒，更讓我們配備方向舵及望遠鏡，省思自身，思考當前社會及世界的境況，探究問題本質，啟導未來。

Vision 系列叢書選收社會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人類學、文學等的經典傳世作品，學習前人思哲，訓練獨立思辨能力，觸類旁通。

假如你仍停留在只聽過經典作品的名稱，或道聽塗說的階段，還沒一窺作者開闊的視野，邀請你一起讀 Vision，讀世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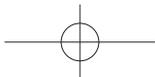
## 關於喬治·歐威爾

---

George Orwell，英國作家、新聞記者及社會評論家。

原名艾里克·亞瑟·布萊爾 (Eric Arthur Blair)，1903 年生於英屬印度，父親為印度總督府的基層官員。1905 年隨家人移居英國，1917 年獲獎學金入讀英國著名學府伊頓公學，卻因窮學生身分備受歧視。畢業後成為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為英籍警官。在緬甸體會殖民地人民的悲慘生活，建立反對極權主義的立場。1927 年辭去公職，立志成為作家，唯生活困難，四處流浪打工，並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

文學生涯方面，歐威爾四、五歲開始撰詩，十一歲首次在地區報紙發表愛國詩作。1933 年，首次以“喬治 A 歐威爾”的筆名發表處女作《倫敦巴黎落難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45 年及 1949 年分別出版兩部小說《動物農莊》(*Animal Farm*) 及《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宣揚其反對極權主義、推崇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亦奠定其著名文學家地位。1950 年於倫敦因肺結核病逝，終年四十六歲。



生前共出版九部小說及非小說著作，除以上三部，還包括《緬甸歲月》(*Burmese Days*)、《牧師的女兒》(*A Clergyman's Daughter*)、《讓葉蘭飄揚》(*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及《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



# 目 錄

---

關於喬治·歐威爾 ..... ii

動物農莊 ..... 1

附文

我為何寫作 ..... 115



# 第一章





這天晚上，曼納農莊的鍾斯先生鎖好了雞舍，可是醉得忘了關上雞舍的活門。他腳步踉蹌地走過院子，手裏提燈的光圈晃來晃去。在後門處，他踢掉靴子，從廚房的洗碗間的啤酒桶裏倒了最後一杯酒喝，然後摸到牀邊。牀上的鍾斯太太已經打起了呼嚕。

臥室裏剛滅燈，農莊的圈棚裏便一片忙亂。白天已經傳開話，說老少校——即那頭得過“中等白鬃毛”獎的公豬——在前一天晚上做了個奇怪的夢，想跟別的動物講一講。大家同意一等到鍾斯先生不再礙事，就全到大穀倉裏碰頭。老少校（大家一直這樣稱呼他，不過他被送去參展時名字叫“威靈頓美物”）在農莊裏德高望重，大家都很願意少睡一個鐘頭，來聽聽他有甚麼話要說。

大穀倉裏的一頭有個稍稍凸起的平台，少校已經舒服地臥在草堆上，頭頂的屋樑上吊着一盞燈。他十二歲了，最近胖了許多，但依然儀表堂堂，一副睿智、和藹之相，儘管他的獠牙從來沒被鋸短過。不久，別的動物陸續來了，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安頓下來。先到的是三條狗：藍鈴、傑西和小氣鬼。然後到的是豬，他們馬上臥在平台前的草堆裏。母雞飛上了窗台，鴿子振翅飛上了屋椽，綿羊和牛臥在豬後面並開始反芻。拉貨車的兩匹馬拳手和幸運草是一塊來的。他們走得很慢，毛茸茸的蹄子往下放時小心翼翼，以防踏到藏在草堆裏的小動物。幸運草是匹肥



壯的母馬，富於母性，接近中年。生了四隻馬駒後，再也不能恢復到原來的體形。拳手是匹高頭大馬，快有十八手高<sup>1</sup>，力氣趕得上兩匹普通的馬。順着他的鼻子有道白紋，令他的樣子看上去有點笨，老實說他並非很聰明，但是他以堅韌不拔的個性和力大無比的幹活能耐贏得了大夥兒的敬重。跟着馬之後的是白山羊穆麗爾和驢子班傑明。班傑明是農莊上年齡最大的動物，脾氣也最壞。他很少開口說話，不說則已，一說通常都是些憤世嫉俗之語——比如，他會說上帝給了他尾巴來趕蒼蠅，可是他很願意不要尾巴，也別讓世界上有蒼蠅。農莊上的動物裏頭，唯有他從來不笑。如果有誰問他為甚麼不笑，他會說他看不出有甚麼好笑的。然而，儘管從未公開承認過，他對拳手卻忠貞不二。星期天時，他倆經常在果園那邊的牧場上一言不發地並肩吃草。

兩匹馬剛躺下，沒了媽媽的一窩小鴨排成一行進了穀倉。他們一邊細聲細氣地嘎嘎叫着，一邊走來走去，想找個不會被踩到的地方。幸運草用她的前腿當成一堵牆圍着他們，小鴨在裏面舒舒服服地躺下，馬上就睡着了。快開始前，那笨笨的莫莉——替鍾斯先生拉車的漂亮母馬——才嬌氣地踏着碎步進來，嘴裏還嚼着一塊糖。她

1 “手”(hand)為一種度量單位，尤其用於測定馬的高度，一手相當於4英寸(10.2厘米)。即拳手約高1.8米。



在靠近前排的地方找了個位置，然後開始甩動她的白馬鬃，希望別的動物能看到繫在鬃毛上的紅飾帶。貓最後到了，像平常那樣，她轉了一圈，想找最暖和的地方，最後擠到了拳手和幸運草之間。老少校講話時，她從頭到尾都在心滿意足地打呼嚕，老少校的講話她一個字也沒聽到。

全體動物現在都到齊了，除了摩西——他是隻被馴化了的烏鴉，正在後門背後的一根掛杆上睡覺。老少校看到他們全都找好位置，在聚精會神地等待，便清清喉嚨，開始講話了：

“同志們，你們已經聽說昨天夜裏我做了個奇怪的夢，不過我稍候再說。首先我有別的話要講。同志們，我想我跟你們相聚的時間過不了幾個月了。在我死之前，我覺得有義務把我已經獲得的智慧傳授給你們。我這輩子活得很長，獨自躺在圈棚裏時，有很多時間可以思考。我想我可以說，我對活在世上之本質的理解之深，不亞於任何活着的動物。我想要告訴你們的就是這一點。

那麼，同志們，我們所過的這種生活，本質是甚麼？我們還是正視這一點吧：我們的一生悲慘、艱苦而短暫。我們出生，所得到的食物只夠維持我們有口活氣。只要我們還能動的，便要被逼着出盡最後一絲力氣去幹活；一旦我們不再有用，就被殘忍至極地殺害。在英格蘭，沒有一頭動物滿一歲後還了解甚麼是幸福或安逸，在英格蘭，



沒有一頭動物是自由的。動物過的是被奴役的悲慘生活，這是一清二楚的事實。

但這是否就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是否因為我們這片土地太貧瘠，生活在這裏的動物都過不上像樣的生活？不，同志們，絕對不是！英格蘭土地肥沃，氣候適宜，能為為數比現在多得多的動物提供充足的食物。單是我們這一座農莊，就能養活十幾匹馬、二十幾頭母牛、幾百隻綿羊，讓他們都能過着舒適而且有尊嚴的生活，這些幾乎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為甚麼我們還要繼續過着悲慘的生活？那是因為我們辛苦得來的勞動成果，幾乎全被人類偷去了。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所有問題的答案，可歸結為一個字——人。人是我們唯一真正的敵人。消滅了人，飢餓和過度勞累的禍根就能被一勞永逸地除掉。

人是唯一一種只管消耗、不事生產的動物。他擠不出奶，下不了蛋，拉不動犁，攆不上兔子，但他卻是所有動物的主宰。他驅使動物幹活，所給的少得不能再少，只夠讓動物餓不死，剩餘的全留給自己。我們出力耕地，我們的糞便讓土地肥沃；但是我們除了自己身上的一張皮，還擁有甚麼？坐在我面前的這幾頭母牛，去年你們生產了幾千加侖牛奶？本來應該去養壯小牛的奶，都去了哪兒？每一滴都進了敵人的喉嚨。還有你們母雞，去年總共下了多少隻蛋？其中有多少孵成了小雞？沒被孵化的雞蛋



全被賣掉了，被鍾斯和他那夥人換成了錢。還有你，幸運草，你生的四隻馬駒本來應當成為你年老時的依靠和歡樂所在，可是他們在哪兒呢？每一隻都在一歲時被賣掉了——無論哪一隻，你都再也見不到了。你四次生產，還在田裏幹了那麼多活，可是除了少得可憐的飼料和一間馬廄，你還得到了甚麼？

我們過着這種悲慘生活，最後連得個善終也不行。以我自己來說，是沒甚麼好抱怨的，因為我還算走運。我十二歲了，孩子超過四百個。豬就該這樣過活。可是沒有哪頭動物最後能逃過那殘忍的一刀。你們坐在我面前的這幾頭豬，不出一年，你們都會在殺豬台上號叫連天。我們都註定躲不過這種厄運——母牛、豬、母雞、綿羊，每一種動物。就連狗和馬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你，拳手，一旦你的肌肉不再強健，鍾斯就會把你賣給宰馬的，他會割斷你的喉嚨，把你煮了餵獵犬。至於狗嘛，等他們老了，牙也掉了，鍾斯就會在狗脖子上綁塊磚頭，就近淹死到池塘裏。

那麼，同志們，這不是一清二楚嗎？我們生活中的一切禍患都來自人類的暴虐上。只有消滅了人，我們的勞動成果才會歸我們所有。幾乎一夜之間，我們就會富有而自由。那麼我們必須做甚麼？當然要夜以繼日、全心全意為推翻人類而奮鬥！這是我要交代你們的——造反！我





不知道該哪天起事，可能再過一週，可能再過一百年，但是我知道，就像我能清楚看到腳下草地一樣，我肯定，正義遲早會伸張。在你們短暫的餘生裏，鎖定這一目標吧！最重要的是，把我交代你們的話轉告給後來者，讓未來的許多代繼續奮鬥，直至取得勝利。

記住，同志們，你們的決心永遠不可動搖，不要受任何說詞誤導。誰要是告訴你們人類和動物之間有共同利益，一榮俱榮，千萬不要相信。那全是謊言。除了自身，人類從來不會為任何動物謀利益。在我們動物之間，鬥爭時要絕對團結，絕對齊心協力。所有人類都是敵人，所有動物都是同志。”

這時，突然出現一陣騷動。老少校講話時，四隻大老鼠溜出洞口，坐在那兒聽。幾條狗一眼看到他們。要不是老鼠猛一下竄回洞內，準會沒命。

老少校舉蹄要大家肅靜。“同志們，”他說，“這一點必須弄清楚，野生動物，例如老鼠和兔子——他們是朋友還是敵人？我們來表決吧。我向全體與會者問一個問題：老鼠是我們的同志嗎？”

表決馬上進行，大家以壓倒性多數同意老鼠是同志。只有四票反對，是三條狗加上那隻貓投的。後來才發現那貓既投了贊成票也投了反對票。老少校接着說：“我還有



幾句話要說。只是重申一下，永遠記住你們的責任，仇視人類及其所有行徑。凡是兩條腿走路的都是敵人，凡是四條腿走路或者用翅膀飛的都是朋友。也要記住在跟人類鬥爭時，我們千萬別到頭來模仿他們。就算等到你們征服了他們，也一定別沾染上他們的惡習。任何動物都永遠不得住在房子裏，不得在牀上睡覺，不得穿衣服、飲酒、抽煙，不得接觸錢，不得從事買賣。人類的一切習慣都屬於邪惡的。另外，最重要的是，任何動物都永遠不得對同類實行暴政。無論力氣是大是小，腦子聰明還是簡單，我們都是兄弟。任何動物都永遠不得殺害其他動物。所有動物一律平等。”

“同志們，現在我來跟你們講講昨天夜裏我所做的夢。我沒辦法描繪它，那是個人類被趕走後的世界圖景，那讓我想起已經忘卻很久的一件事。很多年前，我還是頭小豬時，媽媽和別的母豬經常唱一首老歌。她們只知道曲調和歌詞的頭三個詞。我從小就會哼那個調子，不過已經忘了很久。然而昨天夜裏，我在夢中又想起來了，連歌詞也想起來了——我肯定那就是很久以前的動物所唱過的歌，失傳許多代的歌詞。我現在就給你們唱唱這首歌，同志們。我老了，嗓子也啞了，可是等我教會你們唱，你們自己可以唱得更好。這首歌叫《英格蘭的牲畜》。”

老少校清了清喉嚨，開始唱起來。如他所言，他的嗓



子沙啞，不過也唱得不錯。這是一首旋律激昂的歌，有點介於《克萊門泰因》<sup>2</sup>和《蟑螂之歌》<sup>3</sup>之間。歌詞是這樣的：

英格蘭的牲畜，愛爾蘭的牲畜，  
普天下的牲畜，  
關於美好的未來，  
聽我把好消息宣佈。

那天遲早會到來，  
暴虐的人類終將被推翻，  
英格蘭富饒的田野上，  
只有牲畜在徜徉。

我們的鼻子不再掛鼻環，  
背上不再配鞍，  
馬嚼、馬刺會永遠生鏽，  
無情的鞭子也不再抽。

2 《克萊門泰因》(Clementine)，1849年美國加州淘金熱時開始傳唱的歌曲，後流傳到世界各地。

3 《蟑螂之歌》(La Cucaracha)，西班牙語的墨西哥名曲。





我們的東西會多得難以想像，  
小麥、大麥、燕麥和乾草，  
苜蓿、大豆還有甜菜，  
到那天全歸我們自己。

等到我們得解放的那天，  
陽光將普照英格蘭的田野，  
水也變得更清，  
微風吹得更愜意。

我們必須為那一天奮鬥，  
哪怕或活不到那天；  
牛、馬、鵝還有火雞，  
都要為自由而出力。

英格蘭的牲畜，愛爾蘭的牲畜，  
普天下的牲畜，  
關於美好的未來，  
聽清楚我的消息再去傳佈。

這首歌唱得動物們欣喜若狂。老少校還沒唱完，他們自己也唱了起來。連當中最笨的都學會了這首歌的曲調





和幾句歌詞。至於那些比較聰明的，例如豬和狗，他們只用幾分鐘就記住了整首歌。然後，在試唱幾次後，整個農莊上響起了《英格蘭的牲畜》，合唱聲極為整齊。奶牛哞哞唱，狗汪汪唱，綿羊咩咩唱，馬嘶嘶唱，鴨子嘎嘎唱。他們都很喜歡這首歌，以至於一口氣唱了五遍，要不是被打斷，他們可能唱個通宵呢！

可惜，這番鬧騰驚醒了鍾斯先生，他一下子跳下牀，認定是院子裏來了狐狸，一把拎過一直放在臥室角落的槍，往黑暗處開了一槍，射出的六號子彈彈丸打進穀倉的牆裏，動物頓時散去，逃回各自睡覺的地方。小鳥跳上自己的棲木，其他動物臥在草堆窩裏，農莊頃刻陷入沉寂。





## 第二章





三天後的夜裏，老少校在睡夢中平靜辭世，他的遺體被埋在果園下。

這是三月初的事。接下來的三個月裏，秘密活動進行得很頻繁。老少校的講話讓農莊上較為聰明的動物對生活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不知道老少校所預言的造反何時會起事，也無法想像會在自己有生之年發生，可是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有責任為之準備。教導和組織其他動物的工作自然落在了豬的身上，他們被公認為是動物中最聰明的。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兩頭年輕的公豬，一頭叫雪球，一頭叫拿破崙。鍾斯先生養他們是為了賣錢。拿破崙是頭樣子很兇的大塊頭伯克夏公豬<sup>4</sup>，也是農莊上的唯一一頭伯克夏豬，他不擅言辭，卻是有名的脾氣倔強。跟拿破崙比起來，雪球的性格較活潑，口才好，具有創新精神，但被認為不如拿破崙穩重。農莊上別的豬全是肉豬。最有名的是一頭名叫“尖嗓”的小肥豬。他臉頰圓鼓鼓的，愛眨眼睛，動作敏捷，嗓門較尖，他口才極好。當他要闡述一個難以服眾的觀點時，會蹦來蹦去，甩動尾巴，不知為甚麼，那樣子便變得很有說服力。別的動物說尖嗓能把黑的說成白的。

這三頭豬把老少校的教導闡發為一整套思想體系，並

---

4 伯克夏豬 (Berkshire boar)，豬的品種之一，據說起源於英國。



稱之為“動物主義”。每週總有幾個晚上，等鍾斯先生睡覺後，他們在穀倉裏秘密開會，為大家講解動物主義的原則。一開始，聽眾經常不開竅，反應冷淡。有的動物說起對鍾斯先生忠誠的義務，視他為“主人”；要麼說些很幼稚的話，比如：“鍾斯先生養活我們，沒了他，我們會餓死的。”別的也問過問題，諸如：“我們幹嘛要關心我們死後才發生的事？”或者問：“要是造反終將發生，我們奮不奮鬥又有甚麼關係？”這三頭豬費了很多唇舌，才讓他們明白這些想法與動物主義是背道而馳的。最蠢到家的問題是白母馬莫莉提出的。她一上來就問雪球：“造反後還有糖吃嗎？”

“沒有，”雪球說，“我們在農莊上沒辦法製造糖，再說你也不需要糖。有燕麥或者乾草，想吃多少都行。”

“我還能在鬃毛上繫飾帶嗎？”莫莉問。

“同志，”雪球說，“你如此念念不忘的飾帶是被奴役的標誌。你難道不明白自由比飾帶更有價值嗎？”

莫莉沒有提出異議，然而聽她的口氣，不是很信服。

為了拆穿被馴順了的烏鴉摩西所散佈的謊言，這三頭豬的工作更是艱難。摩西是鍾斯先生的特殊寵物，是個探子，也是個散播謠言者，可他也是個聰明的空談客。他聲稱知道一個神秘的地方，名叫糖果山，動物死後都會去那



兒。它位於天上的某處，雲彩再往上不遠，摩西說。在糖果山，每天都是星期天，一年四季都有苜蓿，樹籬上長着糖塊和亞麻籽餅。動物們都討厭摩西，因為他光編瞎話不幹活。可是有些動物相信有糖果山，三頭豬不得不費盡口舌駁斥，讓他們相信沒有那種地方。

三頭豬最忠誠的信徒數兩匹拉貨車的馬，拳手和幸運草。這兩匹馬知道自己很難想通甚麼，而且既然接受了三頭豬為老師，豬跟他們說甚麼，他們就信甚麼，並以簡單的論證再教給其他動物。他們從不缺席在穀倉裏舉行的秘密會議，並帶頭唱《英格蘭的牲畜》。每次開會結束時都要唱這首歌。

這陣子看來，所有動物都沒想到造反會來得比想像中早得多，也容易得多。過去幾年，鍾斯先生儘管是個苛刻的主人，卻是個能幹的農莊主，只是近來走了霉運。他在一宗官司中賠了錢，變得灰心喪氣，喝酒無度。有段時間，他會整天懶洋洋地躺臥在廚房的高背躺椅上，讀報紙，喝酒，不時拿蘸了啤酒的麵包皮餵摩西。他的幫工又懶惰又狡滑。田裏野草叢生，圈棚需要換頂，樹籬沒人照管，農莊上的動物也吃不飽肚子。

六月到了，眼看乾草可以收割了。在仲夏節<sup>5</sup>的前一

5 仲夏節 (Midsummer) 是北歐夏至來臨前的傳統節日，英國也會慶祝。





天晚上，那天是星期六，鍾斯先生去了威靈頓，在雷德蘭喝醉了，結果直到星期天中午才回家。幫工們一大早擠完牛奶，就出去打兔子了，懶得去餵飼農莊上的動物。鍾斯先生一回來，躺到客廳的沙發上，臉上蓋着《世界新聞報》便睡着了。這樣等到傍晚，還是沒人去餵那些動物。最後動物們再也受不了，一頭母牛用角頂開飼料室的門，動物們全都自顧自在飼料箱裏吃起來。這時鍾斯先生醒了，他跟四個手下馬上衝進飼料室，揮着鞭子亂抽。這讓還餓着肚子的動物忍無可忍，不約而同地一起衝向折磨他們的人。鍾斯和他的手下頓時發現正受四面八方而來的攻擊，又是被撞，又是被踢。局面完全失控。他們從未見過動物這樣子的。他們以往隨便鞭打、隨便虐待的動物突然造反，簡直把他們嚇得魂飛魄散。轉眼間，他們便放棄抵抗，撒腿就跑。五個人沿着通向大路的馬車道倉皇逃竄，動物們則乘勝追擊。

鍾斯太太從臥室窗戶看到外面形勢不妙，趕緊把幾樣細軟塞進一個毛氈手提袋，從另一條路溜出農莊。摩西飛下木架，大聲嘎嘎叫着、拍動翅膀跟她去了。同時，動物們把鍾斯和他的手下趕到大路上，猛地關上了那道五柵大門。就這樣，動物們還沒明白過來，便已經造反成功了。鍾斯被趕走了，曼納農莊是他們的了。

起初的好一陣子，動物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運氣竟